

，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公孫丑上

新疏曰：霸者諸侯之長，盟約會同，莫之敢先，莫之敢違，故曰霸。是以又稱伯也。長諸侯而霸天下者，必有美名以號召天下，如尊周室，攘夷狄之事，是也。又必有威力以攝人心，如齊之作內政而寄軍令，晉之作三軍，是也。以實力而假仁義之美名以行之，則可以霸天下也。此之云假，非虛僞失信之謂；但說其行此仁義也，不全出於惻怛不忍悲濟之心，乃由其覺此仁義之事，行之於我有利，可以達到長諸侯強天下之謀，則便爲之耳！其實尊周，固必實有以尊之；攘夷，必實有以攘之。然後可以取信於天下而號令諸侯。但以其德未能與所行之仁義一致，如人之衣借服之，終非己有，則云假耳！仁義既是假得，故其行仁義也，不能純熟周密，從容以中道。故齊桓霸而驕，晉文

爲重。王正己而不求於人，使人自服；霸亟求於人，而強人以服。王者化行俗美，使人皆敦士君子之行；霸者富國強兵，使人皆有進取功業之志也。雖然，亦有德本王而業止於霸者，文王之止於爲西伯是也。伯也，而真爲王道。王道敦其德，而不求其功故也。是謂至德。亦有未至於霸，而狂妄橫霸者，七國之君，多分是也。齊桓晉文之興，內必用賢使能，足民治國。外必尊周攘夷，以仁義號令天下。若夫七國之君，內則殘其民，外則急於戰，不求美名，但爭實利而已。卽仁義亦不假矣！故孟子曰：

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五霸、桓公爲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

勃然奮興之時。庶幾與國運爭存亡，與天道爭治亂，撥亂反正，轉危爲安，願可以泄泄沓沓，受人打，不知痛；受人罵，不知羞；媚世取容，以苟圖一日之安，而遺不可救藥之禍哉？而彼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則正泄沓之人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賊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撥亂反正，唯在此一念覺感，明智奮發，情不自禁，而勇力以爲之。立國之根本，如是如是。孟子大聲疾呼，棒喝千載，悲心明智，以爲生民擔當憂患者，真是痛心疾首而言之！爲國者，如之何不留之意也？有志者，如之何不興起哉？

（五）薄賦來民

治國在先得民，得民莫先於不傷民。不傷民，莫先於省刑罰，薄稅斂。然而稅斂煩，則刑罰多；民生不遂，則犯法者衆，一也。征調煩苛，則貪汙蠱起，二也。故唯薄賦可以省刑，又可以來民也。孟子曰：

田制度今人已多認爲貴族政治下之農奴制；而理想的共產制度，今猶無能行之。（今之蘇俄，已非真共產國。）故謂爲政者，既不必追慕古昔，亦不必懸擬當來。唯當就現今國情，就其力之所能爲者，而力行之，與其改革田制，不如提倡工業；與其均農田，不如墾邊地。工業興，自足以補助農產之不足。墾邊地，既足以蘇民困，又足以固國防；此爲積極的國策，而非消極的也。如不然，則政令愈煩，擾民愈甚，病民愈多。爲之不如其已！讀古人書，唯當師其意，不必泥其法；田之井不井，產之爲公爲私，所不計也。

（九）班爵

爲國者，既當制恆產以養民，又當班爵祿以施政。使之上下相繫。政令行而民事理矣！古者官位爵祿爲如何？孟子：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

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此云制祿之多寡也。其法以庶人在官者之食祿爲標準。如此加倍上去，卽是中士上士大夫卿及國君之祿。庶人在官者之祿。祿足以代其耕而已！謂代其所耕之田之所獲得者而食用之焉耳。在官則不暇耕，不暇耕則無所獲，故國與之祿以代其耕。耕者之所獲，謂一夫受田百畝，百畝加之以糞，則上農夫可食九人，次八人，中七人，次六人，下五人。隨其勤惰以分上下。勤者收入多，食人亦多。則人雖少而得粟多，家用充裕矣！惰者反此，則困苦也。庶人之在官者，食祿則視其家中人口多少而與之以九人八人乃至五人之粟，故曰以是爲差也。總不出於百畝之田所出之粟耳！如是則下士之祿得百畝之粟而已。中士倍之，二百畝。上士又倍，四百畝。大夫八百畝，小國之卿千六百畝，君一萬六千畝也。次國之卿二千四百畝，其君則二萬四千畝也。大

物正也。禹稷之得位行政，亦自盡其義耳！如墨子張皇弗自寧，則同於殉物矣。又况其但求利之，而無以正人性命者哉？雖有苦心，君子不貴也。子莫、魯人也，執中、鑒於楊墨之各走極端，故爲調停兩可之說，而執其中，不太爲我，也不太兼愛，一半爲己，一半爲人焉耳！執中爲近之者，以其不爲己甚之行，故其去道未甚遠也。執中無權猶執一也者，謂執中猶貴有權。權也者，量事之輕重而變化以中理者也。如執中而無權，則守一定之成法，半楊半墨，不與道符矣！蓋聖賢之中，中於理之不可易也。神無方而易無體，無理無定在。成仁取義，殺身而可爲，無取於楊也；辟難守道，保身爲明哲，何取於墨耶？是故禹稷顏子同道，曾子子思異地則皆然，因變行權，中也而有一之可執乎？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道無適莫，不可執一，執一則害道也。舉一而廢百，舉一端，成一德，守一節，而凡百餘事皆廢也。

共十五人。此十五人者，史記無傳。蓋孟子列傳尙語焉不詳，更何論於門弟子耶！

孟子之教，受人甚寬。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廢也？曰：子以是爲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盡心下教人多方。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達財者，有答問者，有私淑愛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盡心上

時雨之化，汎應羣機，草木各遂其生，各成其性也。成德達財（同材）專成之也，用力專也。答問，但釋其疑，受益淺也。上四種皆直蒙其教者。私淑艾，則聲教所被，聞風興起，雖非親教，受益反多。如孟

。古謂二書爲曾子子思所作，爲孟學之源。今謂爲孟子之後儒所作，乃孟學之流。所以然者，儒門自孔子至孟子尙未有成篇完整之論著。論語者，門弟子輯錄孔門問答論學之辭。孟子亦略相似。皆語錄筆記體。初無論說體，論說成篇之作，爲荀子莊子韓非子以後事。大學中庸、不應在孟子之前也。况中庸明言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乃秦漢一統時事，非曾子子思時當春秋戰國之際，地居魯衛之交者，所有事也！故知有漢諸儒尤醇者多本自孟子也。自訓詁興而孟學日晦。理學起而孟學復昌。象山陽明尤闡明其學。繼繼承承以及於今。今之世，復戰國之世矣！爲政爲學，孰不歸結於功利，出發於功利。故今之時，非孟學消沈不復之時，則當爲孟學昌明光大之日。有欲繼往聖而正人心，息邪說，距諛行，放淫辭而興致太平者，盍興乎來！

中華民國卅二年九月初二日南充龜山王恩洋作於內江東方文教研究院

孟子學案卷上刊誤表

三三	二六	二一	一八	一六	一三	一一	一〇	七	七	頁
二二	一七	一三	一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行
五	二七	二九	二七	二七	四	九	二九	二八	二九	字

以如之人重禮末亦秦師十身誤

(衍)有之而仁里體未亦士百生正

六六	六六	六三	六三	六〇	六〇	六一	五一	四八	三七	頁
二四	一三	一七	一五	〇	四	二四	一九	二一	二六	行
四	二四	一九	二八	二七	二八	一八	一八	一八	三	字

所長德頗殘動養禮約有誤

有者得顯踐不動四理說於正

孟子學案卷中刊誤表

三八	三五	二七	二二	二二	九	八	二	二	二	頁
四	三三	三三	一六	三三	九	三三	二〇	二〇	二〇	行
八	二五	〇	〇	二四	二六	二二	三	三	八	字

弟學為事罔也故能道誤

帝慮遠視囚矣固受德正

六〇	五九	五九	正八	五八	五七	四五	四二	四二	三八	頁
六	二四	六	一九	一七	二四	一	二	二	八	行
〇	五	三	九	六	二	二	九	三	三	字

愛親而禮精他役往以其誤

仇而愛以親親利他往役不以(衍)正

孟子學案卷下刊誤表

三五	三三	三一	三一	二九	二六	二二	二二	二二	二二	頁
一三	一八	一四	六	一八	二	一六	二〇	六	六	行
一四	二九	二四	二二	三	七	一八	二六	二二	二	字

後以不得挽長思上私△誤

後意以不得腕終畢下思齊正

此下缺「而足」。居中國而欲效之返於野蠻。故孟子斥之。雖然，漢以後三十而取「」等字

八八	八五	八三	八〇	六五	五七	五六	五五	五二	四九	四六	四〇	頁
二九	二二	二二	二二	二二	二四	二二	二二	二〇	五	五	〇	行
一八	一四	一九	三	五	二七	八	一	二	七	六	一八	字

墟辟惰灸有非種△雖無電△船王誤

勳羣治次非有重徐(衍)而自民王船山正